

## 曝光湖北省汉口监狱的罪行

【明慧网】湖北武汉市武昌区法轮功学员唐常俊二零一九年四月十二日在返回家的途中在地铁上告诉乘客法轮大法好，遭绑架构陷，她被非法判刑三年六个月、劫持到汉口监狱，被迫害致双腿残疾、不能行走，口齿不清、说话困难。二零二二年十月十二日，她离开汉口监狱时骨瘦如柴、形如废人，二个月后，于十二月十七日含冤离世，终年 74 岁。

湖北荆州市沙市区法轮功学员王琼，二零一八年八月十二日清晨六点多钟出门买菜时被警察绑架，被非法判刑两年，二零二零年一月被劫持到汉口监狱，入监的第二天早上被戴红袖章的犯人组长徐惠等强行推到卫生间的监控盲区毒打，将洗厕所的抹布强行塞进嘴里，然后，让全监舍的人（二十左右）一起罚站，即挺立，两眼脚尖。在随后的近六个月中，王琼都被关押在严管队（出入监区），监狱换了四组包夹迫害她，从入狱第一天到出狱前长期罚站、克扣饭菜、不给基本的生活用品，如衣架、牙具、草纸、肥皂等。二零二零年三月十八日下午，她们逼着王琼写放弃信仰的所谓“三书”，这些人就将王琼拖到监控盲区殴打，王琼右边的肋骨被打断两根，口吐鲜血、呼吸困难、昏迷，伤痕累累。

武汉市现有三个关押女子的监狱：武汉女子监狱、汉口监狱、江城监狱。汉口监狱位于武汉市江汉经济开发区江达路 28 号，在武汉市园博园对面。二零零五年由男监狱改成女监狱，大多是从武汉女子监狱转来的。现任监狱长蒋春，监区大概有九个，分为宽管、普管、



中共酷刑示意图：拳打脚踢

从严、严格四个管理级别。被非法关押在这里的法轮功学员被定为严格管理，监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手段邪恶至极。

进入监队后就开始搞转化，一般是四个犯人包夹一个法轮功学员，也有的是三个或两个犯人。对不转化的学员，用恶毒的方式，让学员与包夹一起罚站，一边站一边还要写每天的作业。如果包夹出现腿软、腿肿、腿麻、头晕、恶心、心慌、月经失调等各种症状，包夹就开始谩骂学员自私、心狠，开始喷辣椒水，男狱警也来威胁。如果学员还不妥协，就开始在监舍里播放污蔑师父、污蔑大法的视频，包夹还轮番的读污蔑大法师父的文章。有的包夹还撞墙、撞铁床，以死来威逼学员。

对搞转化，狱警不直接出面，都是指使犯人在做。除包夹外，还有专门的“组长”，都与她们的得奖分、表扬、减刑、打超市等直接挂钩，她们变着花样迫害法轮功学员。组长威胁学员：如果不签三书，就将师父的像放在监室地上让

犯人踩，而且每个犯人都要轮番地骂师父。若家里有子女的、甚至是孙子，工作、上学都会受牵连。每天有专人书面或口头，汇报学员每时每刻的思想动态，还要存档、上交。不让学员打电话，但电话卡还是要交钱办，不许接见（即便家人来了也不让见面），不许通信。只能买 50 元的生活用品，吃饭不给打菜，不许与人讲话，不许单独行动，被包夹夹在中间，时刻都被包夹监视看管。在同一区域不许有两个法轮功学员，不让学员见面

交谈。每天晒衣服，都是前一个法轮功学员被包夹着回监宿了，下一个学员才能出来。

每周、每月要写思想汇报，每周要写周记、每天要写多项作业。普犯人只写一项，法轮功学员还要多加一个专项作业。“惯累”的又要多加一项作业。表面上说是半天劳动、半天学习，实际上是整天不吃不喝，拼命地做着总也做不完的任务。晚上还要所谓的“学习”、背监规、做作业。如果白天完不成生产任务，晚上还要受罚，做卫生、罚站、抄监规。

逢年过节，监狱都要集体宣誓，背节日誓词、唱红歌。汉口监狱的监规、管理更是荒唐、离谱，入监要求零带入，在之前看守所买的东西都不许带进去，进去后又得从新购买吃的、用的等生活用品，比外面贵很多。买的书、笔、邮票、洗洁精、垃圾袋、指甲剪、雨衣等，自己都无权保管，而且笔、洗洁精、垃圾袋等每个月还要买了上交充公。家里寄来的照片只能放两张在自己手上。出监也是零带出，但必须消费 140 元买(转下页)

（接上页）一套衣服（不论是冬季，还是夏季）。出监时还要签写：不上网泄漏监狱的秘密。

在入监队吃饭前，要集体背“饭食之德”，唱红歌。开饭要听狱警的指令，组长报告“到”，方可吃饭，如果碰上新闻联播正在播放，要停止吃饭，看完后才能吃。每天上午、下午都要坐小板凳、低头站。坐小板凳的姿势是双手放在膝盖上、腰挺直背、不允许晃动，不允许用手抓身体。站就要求低头、两眼看脚尖，也不允许动。要求上午站一小时、坐一小时，下午重复上午的。站、坐的时候，有组长监视，站、坐有晃动的，姿势不符合标准的都要受罚，其余的时间都是坐小板凳上做作业。上厕所、喝水都是统一时间，一个互监组一个互监组的轮流，互监组之间要求随时随地的板块移动，互相监督，不允许脱离，如果有一个人脱离，互监组的其余人员都要跟着扣分、受罚，影响减刑、断三亲：不能接见、不能打电话、不能打超市。如果其它时间想上厕所，必须向狱警打报告，还要罚抄监规（三遍、五遍不等）。

下队后按规定是 5+1+1，即 5 天生产、1 天“学习”、1 天休息。但大多数情况只休 1 天，有时为了赶任务，出货、进货、搬货，在学习日也得干活。如果上面有来检查的，马上就恢复正常的 5+1+1，并且中午还可以在机台上趴一会儿。

下队后听到最多的两个字是：“快点”。每天都在催促、恐慌中度过。早上起床时间的前半个小时内不让上厕所，起床五分钟不到要快点站好队点名，放下手中一切事，点名时叫一个人蹲一个人，同时还要喊“警官好”，狱警喊起立后，才能站起来。如果狱警巡监路过监舍门口，发现没有起立的，没有喊“警官好”的，都要集体受罚，罚的方式有多种：扣分、罚站、罚做卫生，有的是抄监规（一周，一个月、二个月不等）。

每天早晚收工都要走队列，唱红歌，有监控、摄像，每个监区走队列还要排名次。如果排名在后面，就要集体受罚，收工后训练走队列。个人走的不好，单独到大厅受罚，一罚就是几个月。

汉口监狱的车间大多都是在楼上，每天都要搬布上楼，一捆布有几百斤重，需要几个人从楼下抬上去，楼梯很窄、很黑。有些年龄大、体质差、身体不好的人，在抬的当时就有当场倒地的。在车间劳动时，如果不小心针扎进手指，鲜血直流、疼痛难忍，也不能吱声，不然的话，不但得不到安慰，还要受罚。

在监狱里，只要是排队、进出门、上厕所、打饭等都要报数、搜身。身上不允许有任何东西，报数时有的犯人故意小声报，也不回头报，那么下一个就会出错，报错数也要受罚。每天收工后，都有一个互监组要被脱光衣服搜身，连鞋子、袜子、鞋垫、胸罩、短裤都要检查，一片纸都不允许有。每个星期要搜监，就是将床上的被子、垫褥、枕头、整理箱的东西全都翻个遍，查违禁品、违规品。在超市买的花露水、洗发精瓶上的按钮、邮票、装食品的袋子等都是违规品；查自制食品，比如：你买瓶酱，买袋花生米，要是混在一起属违规品；装饼干的袋子用来装糖也属违规品；你嚼不动的花生米，将它打碎是违规品等等；查是否有拉扯现象，比如：你这个月没有打超市，你的箱子里怎么会有那么多东西呢？服刑人员互相之间给一颗糖、一口水、一张纸，也属于拉扯，一旦发现互监组集体受罚；查是否有反改造、反邪党的记录。

冬天，天不亮就要到车间，晚上天黑才回来。每天在车间里只允许上两次厕所，打两次喝的水。如果临时应急要先打报告，拿“应急”后才可与互监组的人一起去上厕所。有的互监组要赶任务，每天都忍者、憋着。互监组但凡有一人要去，其他人都得陪同。不愿去的



信仰合法迫害有罪

人就有怨言，谁报的谁签名，其他人不能跟着去，上厕所的人要罚抄监规，扣五个小时工时。

汉口监狱的伙食比武汉女子监狱都差，一天没有吃完的饭，天气热时，有时饭都馊了，就加上一点辣萝卜给人吃（犯人叫鸡味虾）。有时一周中有一天可以吃一个馒头，周二可以吃清汤面，先打的有时还有点蛋花、青菜，后打的就只有面条了，但这对我们来说都是很好的了。在超市买的方便面、麦片根本没有热水泡，午饭要求在短时间内吃完，车间灰尘很多，不让洗手，不让带卫生纸，吃完也不让洗碗，待收工后回监宿再洗。前一组吃完后，下一组接着吃，都是坐在小板凳上吃，不吃的就干活。

不论什么季节，汉口监狱都是一个互监组一桶水，周二时一个互监组才有二桶水洗澡。一个互监组大约三至五人，分下来差不多是一人一碗水，一人两碗水的少，又不允许用冷水洗。但值班组长是一人一桶水，还可随时打喝的水，每天喝的、洗的都灌在一个保温桶里。

中共邪党监狱的一切都是贯穿在“假、恶、斗”中，监狱对上面说是“警官直接管理”，实际上都是犯人在管理，（学习员、卫生员、监号大组长、小组长、车间大组长、小组长）权力比狱警还大。监狱号称“人间地狱”一点不虚，它表面上教育人、改造人，实质是在毁人。许多人回归社会后，反倒会变本加厉的危害社会。监狱实际上是奴役，利用服刑人员为其谋取利益，榨干她们的血和汗，成了为邪党挣钱的场所。◇